

鸟儿在说什么

□高邮 姚正安

春天里,最勤快最热烈的莫过于树上的鸟儿。

凌晨四五点钟,卧室前,高高的银杏树上就传来清脆亮丽的鸟儿的叫声。我连续几天走到窗台下,拉开窗帘,观察鸟儿的动静,谛听鸟儿的叫声。那鸟儿叫什么名字,不知道。体形不大,有着彩色的羽毛。有时两只,一上一下,跳跃着,相对而鸣。有时邻近几棵树上鸟儿,飞起,又落下,叫声伴随着起落。

鸟儿在说什么呢?我想,如果我是公冶长就好了,能够听懂鸟儿的语言。公冶长是孔子的学生,七十二贤之一,亦是孔子的女婿。那个公冶长,小时家里很穷,父亡母病,很小就到山中打柴,采集果实,供母食用,其孝行感动了鸟儿,得到诸鸟支持,长期相处,竟致彼此语言相通。

有一天,一位老太太在路边哭泣,公冶长相问,何以如此?老太太说,自己的儿子已经几天不见踪影。公冶长说,你可以到某地看看,我听鸟儿们说,某地有一具尸体。老太太赶去一看,果然是自己的儿子,遂报之以官。官府拘捕了公冶

长,认为是公冶长杀了人,要不然,怎么知道某某在那里。公冶长说自己懂鸟语。官府哪里相信。后验之事,果然。公冶长被无罪释放。

这就有了《论语》里的一段记载。子谓公冶长,“可妻也。虽在缙继之中,非其罪也。”以其子妻之。

孔子谈到公冶长,说“能把女儿嫁给他,他虽曾被关押,却是无辜的”,于是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。

当然,孔子将女儿嫁给公冶长绝不因为公冶长有特异功能,而是看中了公冶长的良好德行,亦即孝行,“孝、仁之本”,孝是仁德的根本,有了孝这个根本,仁才能生长茂盛。

公冶长果能听懂鸟语是幸福的,他打通了另一个美丽的世界。史实如何,无从考究。但从此使我们感到,先人探究世界的愿望。

在我的认知范围内,鸟是很少的。小时候,在农村,认识燕子、麻雀、喜鹊、乌鸦、青桩、鱼雁、野鸡。特别是燕子,人人喜欢。到了春天,哪一家有燕子做窝了,是个让人很开心的事,表示这个家庭喜庆,大人们会反复叮嘱“不能捅燕子窝”,尽管小燕子天天拉屎,堂屋里脏兮

兮的,丝毫不厌恶。看着小燕子在窝边练翅膀,一天天长,最终飞走了,很高兴,希望它们来年再来。

麻雀就没有那么好的待遇了,或栖身于屋檐之下,或藏身于草垛之中,捕而食之,是农人们的乐事,何况政府将其列为“四害”之一。后来,农村沤改旱了,水鸟少了。草改瓦(草房改瓦房)、草改煤、煤改气,草檐没了,草垛没了,麻雀也少了。

早些年,到了城里,住在一个没有树、没有草,几乎没有绿色的小区里,看不到鸟的身影,听不到鸟的声音。世界显得单调而无趣。近些年,大有改观。小区规定了绿化面积,有大树,有绿地,鸟儿多起来,鸟的声音也丰富起来。

良禽择木而栖,鸟儿和人类一样,向往和选择美好的环境。人追求宜居,鸟亦然。我不奢望自己像公冶长那样懂鸟语,甚至能与鸟儿之间形成顺畅的语言沟通。鸟儿在说什么,对我来说,重要吗?我只希望,每天有无数鸟儿伴随着我,有无数种鸟儿的声音出现在我的世界里。

春天如此,四季如此。

在中山先生铜像前

□张家港 张凌云

我站在中山先生铜像前。这是樱花烂漫的季节,此刻,我的身边不见樱花,只有微凉沁骨的春雨。

有些惊喜,还有些意外。当参观完湖北省博物馆后,我并不知道接下来会到这里,来到这个令我心驰神往乃至魂牵梦萦的地方。

当我走下大巴,冒着微雨,随着众人走向前方的一个广场,看到影影绰绰的一尊雕像变得越来越清晰时,我的心止不住一阵激动。

没错,立在我面前的,是孙中山先生高大的铜像。他身着传统服饰,左手拄着拐杖,右手拿着礼帽,两眼安详而坚定地看向前方。先生的脚下,是一座同样很高的石基,那石头显然有些年份了,呈赭黄色,加上淋雨的原因,更显得几分沧桑,竟有些像古铜色,与立在其上的中山先生铜像浑然一体。

铜像背后,是一座砖红色的两

层小楼,印象中那应该是湖北军政府旧址。走近细瞧,赫然见到鄂军都督府几个大字,大门两侧,是熟悉的红底黄星十八星旗,向外斜挂着,像两柄巨大的斧钺,威严地诉说着那个遍地峥嵘的岁月时代。

可惜那两扇铁门关着,只得返转身,回到铜像旁边。听别人说,才知道这座后来建的广场叫首义广场,而我脚下,自然是首义广场的最核心部分。

我在中山先生铜像下伫立良久。我看到平地一声惊雷,擦亮了漫漫长夜的天空,一个时代的冲锋号角从此吹响,被冰封了太久的神州大地迎来了全新的曙光。

我看到一队队英姿飒爽的革命新军拿起武器,向着敌人的堡垒发起英勇的战斗。我看到时代的车轮碾过巨大的轴印,一个民族的心理和灵魂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

变化。我看到近代化的进程大大加快,贫穷落后的中国,加速与西方先进文明接轨,电报、电话、铁路等新鲜事物日益改变人们的生活。作为工业重镇的武汉,它用枪炮送走了一个旧时代,又用钢铁般的臂膀举起了一个新时代,这位勇武健壮的汉子,用力量和速度改写着中国的近现代史。

站在先生像下,我感到一种出奇的心平气和,个人的得失名利如蝉蜕般从身上悄悄剥离,从先生像上散发出一种强烈的世界大同和人间博爱的气息,轻轻把我托在手中,让一个人在灵魂上完成从小我向大我的升华。

天色将晚,雨意将周围氤氲了一层浓浓的文化意味,暮色下的蛇山更显高大巍峨。我告诉自己,是告别的时候了,首义广场,人的一生中一定要来的地方。

永远的“美”

□重庆 施崇伟

我的老家,称呼母亲为“美”。我们家,有一个被全家唤作“美”的人。她是我奶奶。

小时候,听父亲母亲、叔叔姑姑都唤她为“美”,觉得好诧异。那个时候,我不仅没觉得奶奶美,甚至还会嫌弃她“脏”。在我上小学时,爸爸在外地上班,妈妈农活很忙,便把我和弟弟都丢给了奶奶。奶奶当时在距老家有十里外的一个小酒厂做炊事员。她一个人要给几十个烤酒师傅做饭,还得照管我们兄弟俩。稍有闲隙,她还去帮着烤酒师傅挑高粱、撮糟子,从早到晚,就难得看到她空闲过。

说她脏,是她从来不理自己。没见过她抹过一次雪花膏,没见过她进过一次理发店,头发总是乱蓬蓬,衣服几乎全是打过补丁的。随时随地都戴着一张沾满油污、炭灰的黑围裙。她把热腾腾的饭端到我面前时,我看到那双手,粗糙,满是

皴裂的口子 and 茧子,好像从来就没洗干净过,便皱起厌恶的眉头。心里嘀咕着:“那么脏,怎么一家人还叫她美?”

当止是脏,还很恶。虽然从没打过我骂过我,却从没让我饱尝她“恶”的滋味。我小时候身体不好,瘦小多病。有一次,她专门给我开“小灶”,用猪“连贴”(猪胰腺)和酵母蒸饭,据说这样吃了可以改善胃口。我闻到了那酵母的中药味,都有吐的感觉,硬是不愿吃,可奶奶一直恶狠狠地瞪着眼守在我身边,非要逼着我吃。

奶奶还很怪!过年过节时一大家人聚在一起,她起早贪黑忙了一天大弄了一大桌饭菜。全家人都欢喜喜坐上桌准备吃饭了,她却不见了。在菜地里找到她叫她吃饭,她却说“不饿”。待大家都吃饱下桌了,她回来了,把桌上的饭菜扫荡得干干净净,还不停地道:“要吃

完,不要浪费。”

奶奶的“脏”,其实是她一生辛劳的见证。奶奶出生在农村,没上过学,从小就开始在糟房做苦活,挑煤、烧炭、打柴、种地,有的男人都干不了的活她都做得。依靠一生的吃苦耐劳,带大了两个儿子、三个女儿和一群孙儿女。

在她78岁那年,终于扛不住生理机能的衰老,住进了医院。她叮嘱照顾她的姑姑,不要跟其他孩子说她生病了。弥留之际,她的遗言是“不要办酒席,火炮也别放,纸钱也别烧,那要花钱”。她的葬礼上,来了好多的乡邻和同事,还有很多我不认识的人。他们,都曾得到过奶奶的爱。

母亲节快到了,我翻看着家里的相册,凝视着照片上奶奶慈爱的面容,禁不住眼里充满了泪花。我在心里默念:您是我们全家人永远喜欢的“美”!

阳台听月

□上海 刘新宇

晚饭后,习惯地踱到阳台。天有浓云,月儿不见。并非晦朔之时,月是有的,它就在天庭挂着,也在走着。看那薄明的云隙,定是月儿的隐身之处。

既然无法欣赏它美丽的容颜,就权且坐下来听吧。

渐渐地,美妙的音符,动听的乐章,从遥远的天际缓缓传来。一曲又一曲,一阙又一阙,让我沉醉在这亘古的盛宴中。

我最先听到的是月儿初生海上的声音,它是在一阵波涛声中伴着仙乐般的天籁升到空中的。在一阵轻柔的划过空气的声响里,更为鲜明的是大海的波翻浪涌,轰坎铿锵,似乎是海神在为出嫁的女儿送行。

接着是从洪荒大野处传来的“月出皎兮,佼人僚兮。舒窈窕兮,劳心悄兮。月出皓兮,佼人懰兮,舒忧受兮。劳心慍兮……”的歌唱和弹奏。继而,在一片莺声和啁啾声中,李白的《子夜吴歌》和王维的《鸟鸣涧》上演了。洒向大地的月光让人间的夜晚从此不再平静,而是丰富多彩,有声有色,意蕴无穷。

但我由这人间的捣衣声又听到了月宫里的捣药声,由人间的桂花看到了月中的桂树。月宫不是寂寞的,嫦娥在抚琴,吴刚在伐树,蟾蜍在捕虫……

此时,借窗外的风啸虫鸣,我又听到了月宫中嫦娥起舞的吟唱,伴以的不是吴刚的叮当和叹息,也不是玉兔的杵声,而是陈与义的“长沟流月去无声,杏花疏影里,吹笛到天明”,这是来自遥远宋代的笛声,里面满是对往事的追忆。我正闭目欣赏之际,另一支

更为渺茫的笛音从更为久远的唐代传来,袅袅的、依稀的,还掺杂着梅花的清韵。这笛声是从黄鹤楼传出的,起自五月的江城,笛声里有不绝如缕的乡愁和怅怨。

此时,月上中天,偶尔一现。但我仍然没有去看它,我还在听,听的是吴刚扫扫桂花,准备酿酒的声音;听的是白居易“山寺月中寻桂子,郡亭枕上看潮头”的踟躅;听的是杜甫的“今夜鄜州月,闺中只独看。遥怜小儿女,未解忆长安”的感叹;听的是李煜的“春花秋月何时了,往事知多少”的哀吟;听的是柳永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的轻婉。

忽然,月儿现出了全身。朗皓当空,银辉四射,月亮里的画面似乎动了。而一曲大型的管弦也轰然响起,这是以孤篇压倒全唐的《春江花月夜》。就在这八音齐奏的铿锵婉转、悠扬缠绵中,千古第一文人苏轼昂然登场,高诵“人有悲欢离合,月有阴晴圆缺,此事古难全。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。我不由得睁开双眼凝视,这是怎样的壮观和华美呀,当年明月现,又照彩云来,黄钟大吕下的豪迈高吟惊得月华朗照、异彩纷呈。

听月,你听的是月光所笼之处的一切合奏,包括亘古洪荒时的虫声唧唧、先民叹息,也包括拉祜族和帕岸岛满月的狂欢。但我以一双中国人特有的耳朵,听到的更多是诗人和明月的对话,是游子对故乡的怀念和有心人望月的感怀。这些不曾消散的音符就凝固在那轮可望不可及的光盘上,当你以心领神会为媒,它们就会被一一导出,任你欣赏。

花不解人语

□河南洛阳 朱丽娟

我的案头放两盆花,一曰杜鹃,娇艳浓烈,一曰仙客,粉面清丽。仲春时节,阳气上升,花色正盛,每每睹花,心思喜悦而惶恐。

我爱花,却又害花。追忆十数年来,养花无数,或鲜艳怒放、热情似火,或枝繁叶茂、蓊郁高耸,或欣欣然明媚娇媚,或异域风姿卓然不群,然结局怎么样呢?

一盆文竹蓬勃清幽了大半年,受冻而死;两棵满天星,热闹红火了数月,花尽而枯;一盆硕大娇媚的杜鹃,半年后无疾而终;一株高大蓬勃的幸福树,几年残喘终成枯枝;一盆果实累累的金橘树,不待春节过完,即莫名干枯;一盆古色古香、色范俱佳的发财树,一年之后郁郁而终;兰菊类、无名类驾鹤西去的就更数不胜数。

我虐待它们了吗?没有。每次花来,我都要再三研究花的习性、

养法。我曾按卖花人的交代每周一饱水,或见天一喷水,曾按卖花人的交代及时培土施肥,抱它们去会晒太阳,接受雨露祥润。

我怠慢它们了吗?没有。多少次以花为友,与花对话,从自然百态,到人间万象;多少次晨夕更露,伴花如子,悄悄谈,细细聊;多少次视花为圣物,默默观,静静悟。

可是,最终它们还是绝尘而去,空剩杯杯黄土、各异花盆在幽怨、叹息。面对枯花干枝,我常常想,爱是什么呢?是人生若只如初见的心事萌动,是长相守长相知的不离不弃,还是非我莫属、舍我其谁的拥有占据?以爱花名义、霸花害花的,类我者不少吧,若非怎么年年花市繁荣,家家花店兴隆?

然,花确实娇艳,又多价廉,大凡有凡心者,谁肯罢心止爱?不过养死这株换那株而已!叹息,花不解人语。幸好,花不解人语。